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32

《雄狮少年》的双层叙事与温暖现实主义表达

杨静¹

(¹ 河北大学,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雄狮少年》是近年现实题材动画影片的一次突破。该片运用“英雄之旅”的叙事模式,内容上呈现两层叙事:前景的英雄成长和背景的现实底色。英雄成长遵循“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和理想主义的角色成长,现实底色则勾画了相对完整的现实图景,释放了强烈的痛感和宽厚的悲悯。拓展了有限文本的语意空间。两层叙事融合为温暖现实主义叙事,体现了人民情怀的创作观、诗意叙事和地域叙事的创作手法,为现实题材的动画创作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雄狮少年》;英雄成长;温暖现实主义;理想主义

动画电影通常选择非现实题材叙事,多采用“传奇式成长”“合家欢”的叙事模式 and “大团圆”结局,更契合人类的情感、梦想和精神等普世的、形而上的追求,形成单一的叙事层,缺乏与社会现实深度链接。《雄狮少年》将精神追问与现实痛感融于一体,在“传奇式成长”“合家欢”的理想化的叙事层下,运用相对完整的隐性叙事层夯实了具体的现实语境、现实困顿和现实痛感。相较大部分动画电影而言,额外刻画了现实化的叙事层。理想化叙事层用温暖的情感,热血的奋斗,畅快的胜利为残酷的现实化叙事层注入温暖、力量 and 意义,拓展了有限文本的语意空间,是温暖现实主义动画的代表。

一、双层叙事:理想化的“英雄之旅”与现实化的少年谋生

雄狮少年的双层叙事表现为理想化叙事层和现实化叙事层。其中,理想化叙事层采用“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描述了乡村留守少年成长为英雄的过程;现实化叙事层则刻画了一个少年留守乡村,父亲受伤,辍学打工,前途未卜的现实困境。

(一) 第一层:“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与理想主义的角色成长

“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是由美国比较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在世界各国众多神话中归纳出的英雄成长的普遍规律。他发现,“所有的叙事——不论是否出于自觉——都遵循着古代神话的模式”^[1],并将其定义为“英雄之旅”。后来,好莱坞编剧克里斯托弗·沃格勒深受约瑟夫·坎贝尔的启发,将其“英雄之旅”理论归纳为三幕、四部分、十二阶段的剧作结构,引入电影编剧中,并被多部商业大片证明了其电影叙事的有效性。该结构不仅规范了英雄由弱到强的转变节点,还满足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即对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实现梦想的憧憬,因而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雄狮少年》运用了“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图1),该片讲述了岭南留守少年阿娟与好友阿猫、阿狗组建舞狮队,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下参加舞狮比赛,经过重重磨砺,从“病猫”到“雄狮”成长的故事。“英雄之旅”这一叙事结构,其根源在于人类对成功历程的深层集体无意识的理解,它反映了我们潜意识里对于挑战与成长的原始渴望。自坎贝尔提出这一洞见后,该理念便作为一种方法论,在文艺创作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运用这一结构,可以形成情节上的殊途和结果上的同归,即角色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终将成长为“英雄”,构建了一种普遍的情节框架,更在精神层面上为角色塑造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成长路径。

基金项目: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和旅游研究项目《文化形象建构背景下河北红色动画历史剧的叙事策略研究》(HB22-YB118)

作者简介:杨静(1982—),女,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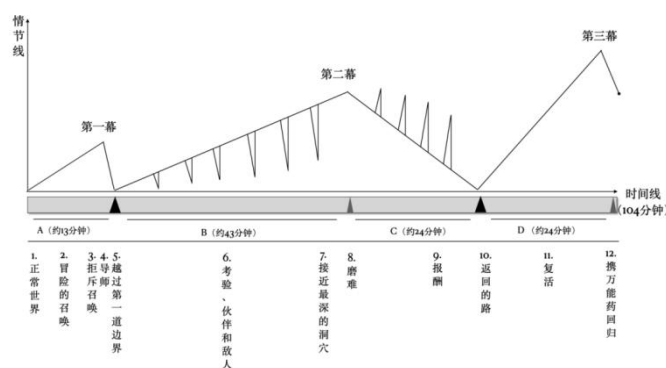


图1 《雄狮少年》“英雄之旅”叙事结构图

第一幕（图1中A部分），阿娟遭遇“正常世界”的否定和“冒险的召唤”，通过大佛的仪式情境进入冒险世界；第二幕上篇（图1中B部分），在冒险世界历经多重考验，阿娟看似走向成功的同时却接近“最深的洞穴”，经历家庭变故的“磨难”。通过雨天送别的仪式情境，由乡村走进城市，进入第三部分的历险；接下来（图1中C部分），在现实困境的冒险过程中获得“报酬”，包括情感、精神、勇气、技艺、力量等，做好决战的准备，但剧本通过天台舞狮的仪式情境欲扬先抑，英雄放弃决战，踏上“返回的路”；第三幕，危机时刻阿娟驾红狮头出现，重返舞狮战场“复活”，第二幕积蓄的所有技艺、能量在此爆发性的呈现，通过“挑战擎天柱”的仪式情境，最终实现自我、获得认同，“携万能药回归”，以内外全新的阿娟开启新阶段的人生路。

“导师”是英雄成长的引导者，是理想实现的保障。《雄狮少年》采用双导师的策略，女孩阿娟和咸鱼强，一个是开启冒险的精神引领者，一个是陪伴成长的技能传授者，与《功夫熊猫》中的“龟大师”和“浣熊师傅”一样。导师不仅是推动情节叙事的重要力量，还是情感的和精神上的重要支柱，助力主角能够穿越冒险之旅一环又一环的成败，迎来成为英雄的时刻。

奇观化的“仪式情境”强化了理想主义色彩。仪式情境“模拟铭刻在文化的脉络深处的仪式结构，……带领人们通过生命中各个不可避免的阶段”^[2]，是“英雄之旅”结构中的标志性情境。通常位于剧情转折处，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主角阿娟的成长设置了数次独处的决策时刻，如大佛情境、天台舞狮等。影片运用顶光、舞台化、奇观化场景，区别于其他日常化的现实场景，形成极具神圣仪式感的情境。仪式情境的神圣感和主角从开始的许愿，到不再信神，形成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反差。

仪式情境不仅是角色冒险的高光时刻，更是角色内在成长变化的标志性表达。仪式情境在影片中表现为“奇观场景”，如佛前许愿、天台舞狮、跃向擎天柱等，通过奇观审美的“崇高”“神圣”，闪耀着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光辉。“英雄之旅”叙事结构的根源是坎贝尔元神话理论，其“真正的内核则是英雄发现自我、发现神性的心灵之旅。”^[3]透过仪式情境，关注角色的内在成长，激发共情与共鸣，是“英雄之旅”叙事的灵魂所在、理想所在。

（二）第二层：留守少年的生存困境与一种解决路径

《雄狮少年》在现实层面勾勒了一个乡村留守少年的生存困境，其生存困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困顿。父母常年离家，与爷爷相依为命，虽无温饱之忧，但对父母亲情的渴望是他内心深处最深重的缺失，被瞧不起、被欺负似乎习以为常。直到父亲在工地上受重伤，父母回家养伤，巨额的医药费使家庭举步维艰。天降之灾将家庭的重担砸到少年阿娟的背上，迅速催化了一个男孩的成熟之路。

影片故事发生于2005年，距今20年的时间跨度。对于影片情境的塑造，是创作团队通过回忆、采风、访谈等获得集体记忆，对集体记忆进行的审美创造活动。通过现实主义手法的处理，实现熟悉化、情感化、日常化的视觉感受，与“奇观”的审美体验恰恰相反。通过时间距离，“审美活动在回忆中创造了旨在使不完美的世界臻于完美和永恒的最终目标。”^[4]观众将现实主义背景完形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叙事层，勾勒出一个农村留守少年悲情的苦难现实。影片无法改变现实困境，给观众带来深切痛感，但“英雄”拿到了精神解药，给予未来以希望，给予观众以慰藉。

现实叙事若隐若现在理想叙事中，没有尖锐的讽刺批判，而是平实自然地展现现实生活的细节。这些生活细节易于引起观众的共情与共鸣，在平实的情节下，去体会和预测阿娟艰难的人生道路，完形出现实叙事，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厚度为影片升维。王国维以“造境”与“写境”来代表理想与写实，认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5]，二者难以分开。在该片中，现实叙事如树干，理想叙事如藤蔓，缠绕共生。理想与现实的纠缠，也不断地将他的理想与现实切割。结局中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反差，颠覆

了观众对结局的惯性预期，现实层面的结局成为理想层面结局的深层注释。少年的成熟之路，就是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对抗现实，越向前走，理想与现实越割裂。在这一隔裂与纠缠的攀升中，现实成为理想最大的阻碍，而理想则是对现实的有效救赎。

现实困境是观众关心的需要解决、如何解决的根本问题。与理想叙事“润物细无声”地融合于整体叙事之中。理想主义的英雄成长，为灰冷的底层叙事赋予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实现深层的现实主义精神救赎。胡智锋认为“不回避现实的痛苦和不堪，通过对现实的真实描摹，引发我们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痛苦和痛点的关注与思考，既保留了现实主义作品的表现力和锐度，同时对于现实苦难的解决办法又不是通过玄幻或者阴暗的方法，而是找到一个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出路，这就是温暖现实主义。”^[6]从这个理解来看，《雄狮少年》无疑是温暖现实主义动画作品的代表。温暖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成为现实困境的一种解决路径。

数字动画技术的日新月异给现实题材动画作品的视听呈现带来无限可能。《雄狮少年》运用数字动画技术“拟真”与“虚构”的创作方法，完成影片温暖现实主义的视听叙事。“拟真”与“虚构”都指向艺术真实，即构建一个承载多重叙事功能的可信的故事世界。“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7]技术美学塑造了该片的视觉叙事和审美观感，既有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点缀，又全面而节制地呈现温暖现实主义表达。

二、温暖现实主义的诗意表达

《雄狮少年》贴近近年现实题材实拍影片的创作风格。其制片人张苗的制片作品不乏《我不是药神》《你好，李焕英》《我和我的家乡》等温暖现实主义影片。雄狮少年作为他监制的第一部动画片，不可避免的带有他所衷情的温暖现实主义特征。

2.1 温暖叙事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同志用“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8]强调了文艺创作中的人民情怀。《雄狮少年》在叙事中充分展现了人民情怀的温暖创作观。

为人民抒写。导演孙海鹏在阿娟身上投射了少年时期的自己，以平视的视角观照个体命运，不仅仅是为人民抒写，更是“作为底层人民”书写。通过“舞狮比赛”这一事件，表达一个平凡少年的情感体验与成长历程。不俯视，也不主宰主人公的命运，获得观众的广泛共鸣。

为人民抒情。影片从不同的角色关系中，用或多或少的笔墨表现了中国式情感的温暖含蓄之美。首先表现两种爱情：师父师母“刀子嘴豆腐心”的知己之爱 and 少年阿娟对少女阿娟隐隐的朦胧情感。师傅师母在舞狮事件上看似对立的关系中隐含着深深的爱，师母也从反对者成为师徒四人舞狮最强大的支持力量。而少女阿娟与少年阿娟的三次相遇，贯穿全片。少女阿娟既是少年阿娟的引路导师又是其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其次表现父母与孩子间的无私亲情。无论是父母的养育还是阿娟的反哺，爱的流动与责任的转换，深化了这种无私的亲情。现实境遇的突转也为父子亲情增加了苦涩与沉重感。再次，不离不弃的师徒情和友情是促成舞狮梦的主要情感力量。虽然阿娟遭遇家庭变故，但师徒四人初心未改，不仅坚持舞狮训练，师傅还带领阿猫阿狗到处表演舞狮，挣钱帮补阿娟父母。最终师父决定亲自参加比赛，以身作则告诉阿娟“不认命”。当阿娟路过决赛现场，看到师父被围攻时挺身而出，成就了舞狮梦。这正是情感深处的双向互动，

为人民抒怀。“人民并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9]阿娟周围的人群，同属社会底层，各有各的命运，但都有强大的精神内核。即使妥协于社会底层现实，也努力地生活，没有戾气。平凡的外表下，依然保有火热的梦想。师傅咸鱼强，曾经是舞狮冠军。迫于生存的压力，师母阿珍不准咸鱼强再去舞狮。当咸鱼强看到醒狮大赛的海报，一个540度的旋转镜头由背后全景旋转一圈半到面部特写，海报在他手里发出金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无论师父咸鱼强的“我不认”还是师母阿珍喊出的“我后悔”，都通过一个个普通人传递着正能量的精气神。同样对三位留守少年而言，虽然曾经的狮王咸鱼强并未改变卖咸鱼的命运，但依然拜他为师，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一个梦想，终成一种信仰。简易棚里的狮头老店，正在描绘狮头的老艺人，也是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中的坚守者，尽显工匠精神。除此之外，还有阿娟的父母、爷爷、工友等，通过勾连这些角色的生存状况，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人员、留守人群等各类人群的生活交集、文化碰撞，及其在城乡二元空间的命运图景和精神寄托。

2.2 现实生活的诗意书写

主角阿娟是一个诗意少年，他喜欢李白的诗，并用李白的诗打动咸鱼强收他为徒，是导演诗意情怀的显性表达。而隐性的诗意表达则贯穿全片，中国电影的诗意叙事传统体现在诗化的叙事空间、诗化的插曲以及诗化的情感等方面。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动画影片，诗意升华了现实，现实则凸显了诗意的珍贵。正

如习近平同志所述“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就在前方。”^[10]

第一,诗化的叙事空间。本片的叙事空间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影片前半部分为乡村空间,后半部分为城市空间,两个地域空间采取不同的色调和空间处理,辅助叙事。以乡村空间为例,色彩暖亮丰富,天空开阔,明朗,叙事内容是拜师学艺的阶段,因此这部分涉及的叙事空间包括烟火气的街道市集,雾气氤氲的水田与绿树相间的广阔田野,光线透射的神秘大佛、满是木棉花的浪漫山坡等。其中田间小路是前半部分重要的叙事空间,多次出现。在拜师段落,三人三次追着咸鱼强帮忙送咸鱼的情节中,云成为该场景空间诗化叙事的重要意象。第一次,傍晚太阳刚落,天空酱蓝还有天光,落日余光渲染灰红云彩如丝薄飘絮缀于天空。咸鱼强让三人去买雪糕吃,委婉拒绝;第二次,天空湛蓝,大大的白云连绵如山,整个空间清亮明丽。咸鱼强带三人去看专业舞狮训练,欲使三人知难而退。归来时为第三次经过田间小路,夕阳夕照,漫天火烧云,在光与暖红色的衬托下,阿娟激情地朗诵李白的诗,打动了咸鱼强,也打动了观众。除此之外,田间小路也出现数次,同一空间的不同塑造,承载了不同的叙事功能。开篇第一镜的长镜头中,阿娟骑着自行车去看舞狮,经过田间小路时,满屏的水田和绿植,渲染少年的快乐青春;通过预选赛后,晚上在师父家吃饭时,阿娟听闻父母归来飞奔回家,经过田间小路,手扫过路边草叶,成群的萤火虫飞起冲向天空的月亮;阿娟离家去广州打工的当天,师父师母、阿猫阿狗送别在田间小路上。阴雨天,灰蓝的空间,雨雾迷蒙,潮湿地面上的小水洼倒映着斑驳的人影,外化着阿娟的心境与未来。

第二,诗化的插曲。“中国文化的抒情传统在中国电影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传承形式是插曲”^[11] 本片多处使用插曲,部分曲词根据剧情专门创作。插曲主要在弱叙事处进行叙事补充,或情感高潮点处渲染情感,通过声画配合,形成新的意义生产机制。开篇《道山靚仔》完美契合阿娟的生活情境,一个故事起点处、自洽状态的无忧少年呈现于眼前;插曲《纸飞机》则配合训练段落的弱叙事,将其呈现为为梦想努力奋斗的快乐时光;《莫欺少年穷》在阿娟挑战擎天柱落水的那一刻唱起,激昂向上,将影片推向最高潮;而《无名的人》,则用舒缓的音律配合赛后阿娟在上海的生活场景,“我是这路上没有名字的人,没有新闻没有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词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形成超越画面内容的意义生成,同时契合了底层叙事的主题。

第三,诗化的情感。情感是叙事电影表达的重要层面,本片在情感处理上没有激烈炙热,没有残酷痛感。如果说师父师母的感情是烟火气的相濡以沫,那么少年阿娟对少女阿娟朦胧情感则是淡淡的纯真与美好。从相遇的木棉花山坡“你可是被英雄花砸中的男人”,到城市偶遇的鼓励,再到决赛现场的擂鼓助威。少女阿娟作为引领者,鼓舞着少年阿娟的追寻自我、突破自我的奋斗之路,成为对少年阿娟来说一个特别而重要的角色。从回答阿猫的“非常好看”,到决赛时的看到少女阿娟有同行男生时的失落,再到挑战擎天柱时的坚定,少年阿娟将欣赏和喜欢藏在心里。没有以往动画片中浓烈的爱情童话,只有淡然美好的少年情怀。

2.3 集体记忆的地域书写

地域书写是本片温暖现实主义叙事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当代东方各国的现实主义大致可分为历史文化派现实主义、社会批判派现实主义和通俗化、大众化的现实主义三个走向。”^[12]

本片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浓缩在岭南地域中。集体记忆是一种回忆的重塑,而“回忆作为一种审美能力,它不信任历史学家带有偏见的选择和传记作者的理想化的回忆,而是在观察不到的情感生活的积淀中寻找失去的历史真理。于是,它唯有以追溯的方式显现出来。”^[13] 本片中,集体记忆通过岭南地域具像化的视听书写,呈现文化情感的承载情境,形成历史的观察与表达。

民俗、方言、叙事空间等地域特征蕴含了该地区的独特历史情感、文化传承,与今时今地人们的生存状态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地域书写给地域外的观众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对地域内的观众则由熟悉唤起情感认同。

首先以民俗岭南醒狮为全片的叙事基点。影片片头介绍舞狮的历史和宗派,强调了不同地域舞狮的差异化,聚焦到岭南醒狮,并将其贯穿全片。也表现了舞狮行业的生存现状,从师父被迫改行,卖狮头装备的昏暗老店,都说明这一扎根于乡村视野的民俗文化,虽得到当地人的喜爱,但“舞狮哪有钱赚啊(师母语)”,其经济效益并不乐观。在师父咸鱼强改行卖咸鱼的前车之鉴下,阿娟等还坚持学舞狮,说明梦想和自我实现的力量。而师母阿珍从不准咸鱼强舞狮,到出钱出力支持,再到说出“我后悔”,都显示了梦想和信仰的力量。

“取个贱名好养活”的民俗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版本。本片男主角阿娟出场时,名字的反差形成一个有意味的悬念。直到与少女阿娟相遇,解释了名字的来历,既耦合了“病猫”剧情,又使观众获得情感认同。

其次，方言也强化了本片的地域特征。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各具特色，成为地域性的符号化表征。《雄狮少年》不仅有广东话版，在普通话版本中也有广东话，以及山东话的对白，将南北舞狮融合，文化碰撞。片中插曲也多为方言，虽然大部分观众听不懂，但字幕与声画配合，形成信息与审美多重融合的叙事效果。

再次，地域空间的主客对比。影片开篇，一个少年骑着自行车驰骋在乡村小街，杂货铺、条纹三色布、舞狮场、木棉树等，以及后续的咸鱼铺、芭蕉树、民居建筑、田园风光、狮头装备等都洋溢着浓浓的地域特色，书写着创作者对广东乡村的认知和记忆。作为叙事空间，鲜明的地域性场景承载了角色表演与情节叙事，并与之融于一体，形成一个独具岭南特色的审美整体。角色在此环境中游刃有余，无论带着少女阿娟逃跑，还是大佛前诉心声，以及送咸鱼、训练等，都表现了角色的在乡村空间的“主体”意识和行动。

广州的城市空间，则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城市景象，辨识度极低。视觉表现上选择了耸立的楼群，高高的塔吊，高楼阴影下匆匆的行人与车辆、抬头望去的狭小天空等，与乡村空间形成鲜明对比。表现角色压抑的心境，作为城市“客体”的不安全感和归属缺失感。

三、结语

“如果把动画看作一门成熟的艺术，它就该有其严肃的一面，如果动画创作不能关注现实，不能反映现实，不能对社会现实起到积极作用，那么动画艺术的发展将是失重的。”^[14]《雄狮少年》作为现实题材动画影片，既区别于实拍影片的常用批判叙事、悲情叙事、苦难叙事，坚持了动画片一贯明朗、乐观的叙事品格；又区别于大部分动画影片缺乏现实体认的状况，立足现实主义表达，将现实痛感与成长磨难融于成长叙事中，形成鲜明的温暖现实主义叙事特征。《雄狮少年》的出现，给现实题材的动画创作带来新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张洪友.英雄之旅的叙述动力与元化特质[J].符号与传媒,2019(02):200-213.
- [2] 马华.概念为王——美国“高概念”动画电影策略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84.
- [3] [美]克里斯托弗·沃格勒.作家之旅-源自神话的写作要义[M].王聃,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4,184.
- [4] [13]耀斯,汉斯·罗伯特,顾建光.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6,135.
- [5] 王国维.美学三境[M].苏州：古吴轩出版，2022:190.
- [6] 胡智锋,尹力,滕华涛,王一川,饶曙光,尹鸿,丁亚平,薛晓路,乔梁,钟大丰,王海洲,潘若简,程楠,吴冠平.新时代影视创作的温暖现实主义[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06):4-23.
- [7][8][9][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10-14)[2022-2-13].
http://www.gov.cn/xinwen/2015-10/14/content_2946979.htm
- [11]黄今.意象组合:中国电影诗意叙事的探索[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04):133-142.
- [12]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第1版[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342-343.
- [14]孙振涛.3D 动画电影研究-本体理论与文化表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95.

The Dual-Layered Narrative and Expression of Compassionate Realism in "I Am What I Am"

Yang Jing¹

¹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China

Abstract: *I Am What I Am* (2021)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in the realm of animated cinema,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its realistic thematic content. The film employ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Hero's Journey", presenting a dual-tiered narrative: the protagonist's growth in the foreground and the external reality in the background. The hero's personal development aligns with the "Hero's Journey" narrative structure, incorporating idealistic character growth, while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fers a comprehensive depiction of reality, evoking a profound sense of pain and eliciting a sense of empathy. The fusion of these elements serves to expand the semantic scope of the narrative, offering a nuanced and comprehensive depiction of the text.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two layers of narrative into a warm realist narrative reflects the creative exploration of human sentiment, incorporating poetic narrative and regional narrative creative techniques, thus offering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creation of animation with realistic themes.

Keywords: *I Am What I Am*; Hero's Journey; Compassionate Realism; Idealism